

中医典籍名词术语翻译方法刍议*

王海焱¹, 王燕兵^{1,2**}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2. 哈佛大学医学院 美国 02215)

摘要: 中医药文化输出需要中医药典籍名词术语规范和准确的翻译。在中医翻译学者数十年的努力下, 中医药典籍名词术语翻译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促进了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但在中医典籍的翻译过程中也出现了因缺乏合理恰当的翻译方法, 中医典籍术语原义被不同程度的曲解, 使其失于原貌, 不利于外国读者深入全面地理解中医。因此, 探索构建中医典籍名词术语翻译方法体系, 可有效促进典籍名词术语翻译的规范化、标准化。本文旨在从提高中医名词术语典籍翻译的准确性、合理创造具有中医特色的专业词汇、以及在名词术语翻译中尊重中西方文化特征等方面, 阐述翻译典籍中医名词术语的方法, 以期中医药典籍文化在传播中更加精准的呈现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

关键词: 中医典籍名词术语 翻译 准确性 创造性

doi: 10.11842/wst.20231011004 中图分类号: R2-03 文献标识码: A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通自古有之, 明代之前的中国凭借当时优越的经济和文化地位成为东亚的文化中心。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的交流大多表现为单向辐射状态, 是其他国家和民族主要模仿和学习的对象^[1], 中医也被翻译并传播至以东亚、东南亚地区为主的多个国家。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两百年里, 中华民族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危机, 中国的国际文化中心地位不复存在, 文人志士开始引入外来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批评现象, 但同时期仍不乏西方国家对中医的引入, 比如德国人对中医典籍的翻译^[2-3]。

回顾近年来的文化输出与传播, 作为中医药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医典籍名词术语的翻译方面因缺乏合理规范的翻译方法以及译者水平高低不同、视角不同, 在不同的翻译版本中时有偏差、谬误,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曲解、歧义, 使得原本内涵丰富的中医学术语的原貌变形, 呈现出种种混乱现象^[4-6]。方廷钰先生以“五谬”来形容当下中医典籍名词术语翻译中

的乱象。如在翻译中存在对原义理解错误, 译文顺序混乱, 对原文意思过多解释, 对中医经典词义翻译错误, 同一名词术语多重含义时翻译混杂无规范翻译, 即: 误、乱、冗、错、杂^[7]。中医药术语属于古代科学术语的范畴, 不准确的翻译容易导致读者对译者文化的误解^[8]。

海外中医学校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 也是海外中医人才培养与输出的重要阵地。纽约中医学院院长陈业孟对目前教育体系颇具忧虑, 学生大多不具有中医文化背景, 教材主要是以教师临时翻译的国内教材为蓝本, 因无标准的中医典籍名词术语的翻译蓝本, 翻译中出现了诸多谬误, 无法作为系统教材使用^[9-10]。海外中医教育中出现的中医典籍翻译尴尬境遇并非孤例。在中医药文化输出中, 如何规范合理的翻译中医典籍术语依然是中医文化交流学者面临的巨大挑战。有鉴于此, 很多学者对中医名词术语的科学合理翻译进行了积极探讨^[11-16]。

收稿日期: 2023-10-11

修回日期: 2024-01-16

* 国家科学技术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B20055): 中医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负责人: 刘铜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2023教改课题(90011062420116): 多元教学法在四时养生概论中的应用, 负责人: 王海焱。

** 通讯作者: 王燕兵, 博士, 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智能翻译。

1 中医典籍名词术语翻译混乱原因探析

1.1 中西方哲学体系与文化基础不同,中西方语言体系有差异

中医学植根于中华文化,属于人文医学学科范畴,兼具有整体特征;西医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以近代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为工具,并倡导无限细分的学科。这两种医疗体系的巨大差异及其复杂社会文化背景给中医翻译带来一定的困难。汉学家艾姆斯(Roger T. Ames)认识到了中西方语言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西方语言是一种物质语言,重视客观存在,东方语言尤其是中国语言并不简单地使用专有名称来指示特定的个人或事物,而是援引暗示、建议或典故来表明意义领域的焦点^[17]。这种差异给中医典籍术语带来一定困难:如果利用译入语的惯用表达法翻译则难以表达中医典籍术语的本意;不同的译者把相同的词翻译成不同的表达,增加了交流困难;在典籍术语翻译中套用生物医学的术语;过度简化的翻译使得中医的文化内涵难以充分展现^[18-19]。

1.2 中国语言文学体系尤其是医古文体系具有独特性

汉学译者们注意到中医古文中一音多义、一字多义的情况比较普遍^[20-21]。如在中医典籍中读“jing”音的常见字就有“惊”“精”“经”“睛”等,虽然读音相同,每个字都具有独特的涵义。一字多义的情况以“中”字为例,“中”有“中心”“焦点”“集中”“平衡”“公正”等义。对于这种语言文化现象,艾姆斯称在中国古典哲学文本中,暗示性和内涵丰富的语言比清晰、精确和论证严谨更受重视^[17]。在中文语言体系中,“清晰”的反义词并不是“混乱”,而是“模糊”。虽然“模糊”看似不明确,但它实际上可以通过多重含义结合语境来体现某种确定性。每个中文术语都构成一个含义领域,这些含义可能集中在其多个含义中的任何一个。这种语言文化特点决定不能以拼音作为典籍文化翻译的唯一方法。

1.3 中医学体系文化内涵丰富,解读角度多元

中医学以“象”思维为基础,应天法地、取象比类的思维特点贯穿整个学科。这一学术特点留下了较大的理解与注释空间。即便是同一时代、同一语言体系中的学者对同一中医典籍也有不同的理解和注释。比如《黄帝内经》注释版本有唐代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明·吴崑《素问吴注》、明·马蒔《灵枢注证微》、清·

高世祚《素问直解》、清·张志聪《灵枢集注》等。虽然每位医家对经典理解的角度、对条文语言的注释不尽相同,却在不同角度阐发了《内经》的学术思想,丰富了中医学的理论内涵,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财富。中医学这一整体性、开放性与混沌性的特征使得中医名词术语解释上并无标准答案,更无法在其他语言体系中找到完美的对应。此外,译者中医文化水平不同,英语水平也有差距,能否相对准确的理解中医经典术语的内涵,能将其准确的以中文之外的语言翻译阐述都具有一定的难度。

2 本研究的检索策略

在本研究中,笔者分别通过下列检索式对中国知网、万方、PubMed和谷歌学术进行了检索:((((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MeSH Terms]) OR (Chinese medical text[MeSH Terms]) OR (Shang-han Lun[MeSH Terms]) OR (etymology of acupuncture[MeSH Terms])) OR (holism[MeSH Terms]) OR (((Chinese medicine [MeSH Terms] OR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MeSH Terms]) AND translation[MeSH Terms]))、(KY%典籍 OR KY%中医典籍 OR KY%中医药 OR KY%中医典籍 OR KY%伤寒论 OR KY%中医术语) AND (KY%翻译 OR KY%英译 OR KY%英译研究 OR KY%中医西传 OR KY%译介 OR KY%传播 OR KY%生态翻译学 OR KY%同化翻译) OR KY%中医英译 OR KY%中医翻译 OR KY%中医翻译史 OR KY%中医名词术语英译 OR KY%中医典籍英译 OR KY%海外中医教育。笔者同时翻阅了中外著名汉学家对中国哲学典籍和中医典籍的翻译。对以上方式检索的结果选择高度相关的论文和著作在文中进行了引用。

3 中医典籍名词术语翻译方法原则的制定

基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差异及中医学体系的整体性与繁杂性,笔者认为在中医英语翻译尤其是典籍名词术语翻译中应注意以下4点:①重视历史性和文化背景:中医理论深受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在翻译中注重历史性和文化背景,有助于传达中医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②关注语境和术语:中医的名词术语在中文中具有独特的语境和文化内涵,直接翻译可能导致误解。③鼓励批判性思维:鼓励对中医文献进行批判性思考,理解中医需要深入挖掘其中的哲学、文

化和历史内涵,以避免简单地将中医视为西方医学的替代品。④强调整体性视角:主张将中医看作一个整体系统,而不是将其零散的部分翻译成西方生物医学的语言。

综上,中西方哲学思维差异及中医学体系的整体性与繁杂性使得中医典籍名词术语翻译不可能采取单一方法。笔者认为在遵循以上翻译原则的基础上,根据翻译不同场景,分别采取音译、印欧语系词根造词法及结合语境的灵活翻译方法。

3.1 特定中医典籍名词术语翻译的准确性

对于中医经典著作的名称、中医特有名词等应注重翻译的准确性。《伤寒论》英文翻译主要有:Shang Han Lun, Essay on Typhoid^[22], the Discourse on Cold-Damage Disorders^[23-24],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Caused by Cold^[25-26], On Cold Damage^[27], Treatise on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28], Treatise on Cold Pathogenic Diseases^[23],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24]等多种。这些翻译彼此间差异巨大,更与伤寒原义不符,任何一个严肃的术语都不允许同一译入语中语义大相径庭的多种翻译法的存在。

准确翻译《伤寒论》需正确理解何为伤寒。伤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伤寒指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伤寒指的感受风寒邪气而触发的疾病。其中热病非指病邪的性质而指疾病特征而言,即一切感受外来邪气以发热为特征的疾病在古代都叫伤寒,此时“寒”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疫戾邪气。“寒”字在古汉语里,并非单寒冷之意。如《孟子》:“吾见也罕,吾退而寒之者至也。”此时“寒”指不正或邪佞者。狭义伤寒与广义伤寒在古代典籍里均广泛存在。《黄帝内经》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此指广义的伤寒。《难经》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有伤寒。”《小品方》云:“伤寒,雅士之词,云天行、瘟疫,乃田舍间号耳。”《肘后方》进一步指出:“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无论天行或时行均是具有传染性的发热病证。On Cold Damage是国外常用的一种翻译,On表示论的意思,伤寒则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Cold Damage,“cold damage”这个词和中医伤寒的本意大相径庭。Typhoid fever国内常用的一种翻译,在英语母语者的理解里,Typhoid Fever是由伤寒或副伤寒杆菌引起的,Typhoid Fever根本无法表达伤寒的本意。还有将伤寒翻译为Treatise on Cold Pathogenic Diseases的翻

译方法,Pathogen这个西医名词主要指微生物等可见物的致病因素,而中医里的六淫风寒暑湿燥火都属于不可见致病因素,难以归类于西医的Pathogen,中医的“病机”也不等同于西医的pathogenesis。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是近年来常用的一种英文翻译,而Febrile disease指有发烧症状的疾病,然中医发热有外感、内伤之别,有阴阳气血之分。此种翻译无法表明伤寒病因外感邪气引起发热的致病特性。其实,在中西医文化差异下,并非所有的词语都能找到对等翻译,如“阴阳”用拼音“Yin-Yang”来翻译已成为西方约定俗成的翻译,出现在英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种中,并且成了矛盾对立面的代名词。“阴阳”这一富有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词语,采用拼音加以语义注解的方法表明了鲜明的中华文化符号,又阐释了其蕴含的思想^[29]。因此,笔者以为《伤寒论》可以用中文拼音直译的形式,注释以清晰的语义解释,使翻译即具有准确性又符合中医文化特征。

再如,“三焦”的英译就存在颇多译法^[30]。例如《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汉英常用中医词汇》《常用中医名词术语》中有“triple burner (heater), three portions of body cavity”“triple warmer”、SANJIAO(the triple cavity)等多种译法。此外,还可见“tri-energizer”“the sanjiao”“Sanjiao”“tripyrogens”等多种翻译方法。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发布的《针灸经穴名称国际标准化方案》中“三焦”被翻译为“triple energizer”。欲准确翻译三焦,需先了解三焦的含义。《难经》称元阳“为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源。”《素问·灵兰秘典论》云“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决,疏通之意;渎,即沟渠之形。决渎即通调水道。三焦在经络属少阳,内联三阴,外联二阳,具有沟通水道,运行水液的作用,是水液升降出入的通路。《灵枢·营卫生气篇》的“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之说,则概括了三焦是“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由上可见,元阳是三焦动力之源,三焦是水道通路。满晰博亦认识到三焦是一个功能系统,而非实体器官^[3]。以上的诸种翻译都给读者一种三焦为实体器官的印象。而用“burn”来翻译三焦则有不同的韵味:BURN在牛津词典上注释如下:① To undergo combustion or be consumed as fuel; ② To emit heat or light by fire or energy; ③ A burn is a kind of watercourse. The term

applies to a large stream or a small river. The word is used in Scotland and England (especially Northeast England) and in parts of Ulster,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可见,“burn”既有烧灼、能量,又有水道的意思,翻译三焦的“焦”字有相通之处,虽然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仍需加以注释,但以“burn”翻译“焦”字有利于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

3.2 借鉴印欧语系词根合理创造具有中医典籍特色的专业词汇

语言中存在跨文化交流现象,随着全球经济社会交往的增强各大语言体系的相互影响尤为明显。中文已有很多外来的词汇,如凡士林来自 vaseline,逻辑来自 logic,以及来自近代日本的“哲学”一词。至少从17世纪开始,有一些汉语词汇渐入英语系统,如 jiaozi (饺子)、Mah-jong (麻将)、tai chi (太极)、typhoon (台风)等。语言与学科交流是相互的、多层次的,中医的国际化并不等同于中医英语化,中医学可以构建自己的专业词汇翻译系统,比如以拉丁语为词根创造中医词汇。“以古译古”是翻译中国古代医籍的重要方法^[26]。德国汉学家满晰博 (Manfred Porkert) 提出用拉丁词翻译中医典籍所载的名词术语^[3]。中医学中有些名词术语蕴含东方哲学思维特征,在其他语言体系里难以找到相应的文化负载词,此时有必要借鉴印欧语系词根构建部分中医典籍名词术语。蔡英文先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尝试^[12],蔡先生认为 liver、heart、spleen、lung、kidney 对心、肝、脾、肺、肾进行中医五脏翻译并不准确,因这些单词以西医生理学与解剖学为基础命名,与中医学中五脏代表的功能性意象有很大差别。以心为例,中医传统理论认为心主血脉、主神志、主神明。Heart 之翻译把中医之“心”误为西医解剖学实体,失去了中医之心的功能性作用。用拼音“xin”来翻译虽看起来具有民族文化特点,却因不具有内涵使西方读者迷惑。因此蔡英文先生提出以拉丁语“cardia”来翻译“心”,原因在于“cardia”不是生活常见词汇,可以避免读者在理解上先入为主的将其理解为解剖学的心;cardia 在西方语境中除了指心,还指贲门、前胃,含有具有广泛性和模糊性的特点,与中医“心非心”的观念具有契合之处,以此类推,蔡英文先生以“hepar”“spleen”“pulmo”“nephros”翻译“肝”“脾”“肺”“肾”,实颇有见地。

选择印欧语系词根有很多优势,其一、希腊词根、

拉丁语族影响深远,包括了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等。英语与拉丁语属于同语系(印欧语系)的不同语族,有超过一半的英语词汇来源于拉丁语或使用了拉丁词根。以拉丁语创造词汇易于被拉丁语系受众接受。以印欧语系词根翻译中国古代经典名词已有先例。《论语》在十七世纪传入欧洲时被译为 analects, 其书名翻译来自于拉丁语 analekta, 意为“things chosen”。英文 acupuncture 针刺,源于拉丁语 acus (A needle, a pin.) 结合具有穿刺之意的来自拉丁词根 punctūra 的英文单词 puncture 而成。此翻译即有西方语言特色,又体现东方文化特点。其二、植物药是中药的主要来源,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定以拉丁双名法命名植物,一种植物对应一个拉丁名称。其三、英语医学术语也有很多是以拉丁文词根创造,如心脏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 由希腊词根 καρδιά (kardia, “heart”)和拉丁词根 vasculum 构成,肾病 Renal disease 来自拉丁语 renalis。其四、有些经典名词术语在历代医家多个角度的不同注解下,以词根法创造专业词汇并加以多方面注释,可使术语的含义完整保留。拉丁文为死语,语义不易混淆,拉丁文发音简单且构词直接。若以现有固定的英文单词翻译则容易把词义固定或歪曲。其五、希腊语、拉丁语名词有男女之分,中医中有些词语有阴阳属性,希腊语、拉丁语词根表达中医属性具有天然的优势。如拉丁文中 Calor 是雄性词,表示热的意思,中医里的暑、燥、火等都属于阳性。其六、回译是将汉语言的外文译文翻译成汉语。利用拉丁语词根创造的中医专业术语,能经得起对翻译精确性测试较高的回译的考验。

例如,六气是中医里非常重要的表述,中医的六气是指风、寒、暑、湿、燥和火等6种大自然气候。在正常情况下,自然气候随季节变化而成为六气。只有当气候变化异常时,六气可发为六邪。目前在英语翻译中多以 wind、cold、heat、damp、dry、fire 等常用词来翻译,这种翻译方法与原义相去甚远,无法表达出中医六气的生理病例特点,可以希腊语、拉丁语为词根将其翻译为:anemus 风、pyschra 寒、caloro 暑、aqusa 湿、sicco 燥、pyruso 火,作为中医的专业名词。

animus 风、anem- 希腊词根,意思是风,加上后缀-us,变成雄性名词,表达中医里阳性的“风”。pyschra 寒、psychr- 希腊词根,表示冷,加上后缀-a,变

成雌性名称,表达中医里阴性的“寒”。英语里 Psychrobacter 是一种生活在极冷环境里的细菌。caloro 暑、calor-是拉丁词根表示热,是能量单位,calorie 就是从这个词根来的。加上雄性后缀-o,表示中医中暑,暑为阳邪。aqusa 湿、aqu-拉丁词根,意思是水,加雌性后缀-sa,表示中医里水湿的湿。sicco 燥、sicc-拉丁词根,表示干的意思。英语词 desiccate,表示干燥的意思。Sicc-加上-o 词缀,表示中医里“燥”。加后缀-ate 变成动词,表示中医里动词意义的“燥”。比如 siccate aqusa,燥湿。pyruso 火 pyr-希腊词根,表示火的意思,加上一个雄性词根,表示中医里阴性的“火”。

以此类推,清阳、浊阴、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等均可照法翻译。如《黄帝内经·素问》对风寒暑湿燥火的论述:“……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可翻译为:“sicco dries it; caloro steams it; animus moves it; aqusa moisturizes it; psychra strengthens it; pyruso warms it. Hence, animus and psychra are at the bottom, sicco and caloro at the top, aqusa in the middle and pyruso moves in between”。以西班牙语表达“六气”则更富有音韵:El sicco lo sea; el caloro lo cuece al vapor; el animus lo mueve; la aqusa lo hidrata; la psychra lo fortalece; el pyruso lo calienta. Por lo tanto, el animus y la psychra están en la parte inferior, el sicco y el caloro están en la parte superior, la aqusa está en el medio y el pyruso se mueve en el medio。

如果按照 wind、cold、heat、damp、dry、fire 来翻译,“dryness dries it; heat steams it; wind moves it; dampness moisturizes it; cold strengthens it; fire warms it.”读者读起来不知所云,词不达意。利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词根创造专属于中医的名词术语为西方读者熟悉,且保持了中医的文化特色。

3.3 典籍名词术语翻译尊重西方文化特点,知彼知己,融贯中西

中西方哲学和自然学科在历史上和现在都有许多互通之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难以调和的差异。对于中医来说,英语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医能植根于异域的哲学、科学和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甚至于长成参天大树,在异地和本土中医相应成辉,在这个过程

当中,中医必然受到译入语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一些适应性的变化。中世纪欧洲人的世界观和中国哲学有一些共通之处,他们同样认为自己是在可见和不可见世界里的一个部分,对世界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人类和天地是相沟通的。只是在欧洲反封建的资本主义运动过程中,欧洲人对世界整体观的认识和世界复杂性的认识被遗弃了^[31]。

汉语习惯以凝练的词语描绘事物的特征,这种极度凝练的语言及思维习惯常常影响中医的英文表达。比如中医的整体观常常用 holism 来表达^[32]。事实上,英文里 holism 这个词的涵义非常模糊,在哲学、心理学、医学领域都有不同的意思。但是仅仅在医学领域就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比如西方替代医学的批判者们认为生物医学一直都在拥抱 holism^[33]。Holism 还经常被定义为还原论(reductionism)的对立面^[34]。可见,不能简单将整体观翻译为 holism。那么如何更为准确地来传递这些具有中医特性的词汇?

Harriet Beinfield 在她的代表作《天地之间的中医》^[35]中对整体观有着很好的阐述:“…Chinese perceived human beings as a microcosm of the universe that surrounded them, suffused with the same primeval forces that motivated the macrocosm. They imagined themselves as part of one unbroken wholeness, called Tao, a singular relational continuum within and without.”纵观整段,并没有一个表达整体观的名词术语,但是句子里的每一个词无一不在表达整体观的意思:a microcosm, the universe that surrounded them, part of one unbroken wholeness, a singular relational continuum, within and without。这样的表述既避免了使用一个抽象且有争议的名词,又清楚地表达了中医的整体观,而且采用了西方读者更能接受的表达方式。英语书写的专业教材里,很少用抽象的名词或形容词来表达事物的特性,这和西方近几百年来具有微观趋向的科学化是相关的。这种翻译方法无疑为表述中医专业名词术语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指向。

“五行”在西方通常翻译为“five element”。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五行并非是五种单一的元素简单罗列,是存在运动变化及生克规律的。对于“五行”翻译的讨论一直存在,有反对者认为这种翻译无法体现五行的规律性。Maciocia^[36]采用了“five element”的翻译方法,认为中世纪以来希腊哲学家们

所构想的元素是动态变化的。如亚里士多德将4种元素称为“原初形式”(protosomata)。他认为:土和火是对立的:火是热的,土是冷的。寒则有干与湿之分,故有干热【火】、热湿【风】、冷干【土】、冷湿【水】4种可能的组合。这些元素可以相互混合,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如果潮湿取代了干燥,就可以产生水等。这种解释与中国的五行学说非常相似,体现了中世纪欧洲人的世界观和中国哲学的互通。

4 结语

英语是现代科学主要使用的语言,据估计,现有科学出版物的98%都是用该语言编写的。然而,历史

并不总是如此。在17世纪之前,西方科学出版物主要采用拉丁文撰写,而与之同时,东方科技领域则主要使用汉语。汉唐至明代,东方文明和科技曾一度领先世界,且不论光辉瞩目的四大发明,还是排水量超过15世纪末哥伦布船队的若干倍的同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科技创新的前沿,中国文化科技终将再次走向世界领先地位。中医学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养生防病理论与辨证论治的思维体系,在随工业时代到来的慢病时代下终将成为全人类的福祉,准确翻译中医典籍术语将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和传播这一宝贵的知识。

参考文献

- 徐晓敏. 明代之前的汉籍外译史的本土化特征. 跨语言文化研究, 2019:213-222.
- 袁玮蔓. 晚清来华德国人的中医典籍译介及其学术影响. 社会科学战线, 2022, 5:268-274.
- Porkert M.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 Systems of Correspond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74:6-8.
- 王乐鹏, 蒲晓田, 刘伏阳, 等. 中医文化传播战略构建中翻译与出版策略再审视. 环球中医药, 2021, 14(1):158-161.
- 瞿晓红. 中医药海外传播与译介研究:现状与前瞻(2009—2018). 上海翻译, 2021, 3:18-23.
- Pritzker S E, Hui K K. Introducing considerations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J Integr Med*, 2014, 12(4):394-6.
- 方廷钰, 陈锋, 包玉慧, 等. 中医翻译历史和中医术语翻译. 中国科技术语, 2015, 17(6):26-29.
- 刘性峰. 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翻译研究:现状与前瞻.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2(3):78-83.
- 张丽, 张焱. 海外中医教育视角下的中医文化传播策略. 西部中医药, 2019, 32(4):44-46.
- 马小丽, 巩昌镇, 李灿辉, 等. 传承深化,融合发展——海外中医教育访谈录(二). 中医药导报, 2018, 24(3):19-23.
- 蔡英文. 科学视野下的中医翻译. 中医典籍与文化, 2021, 1:115-130, 284-285.
- 岑思园, 扶应钦, 文娟, 等.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马万里的中医英译探析. 亚太传统医药, 2022, 18(1):236-239.
- 陈磊.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中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 现代英语, 2022, 6:40-43.
- 姜星.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黄帝内经》三个英译本的研究. 南宁:广西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
- 李兰兰, 谭秀敏.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生态环境研究.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2, 6(4):50-53.
- Ye X, Zhang H X. A history of standardizatio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rminology. *J Integr Med*, 2017, 15(5):344-350.
- Ames R T, Hall D L. Focusing the familiar: a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29.
- 包惠南, 包昂. 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4:10-11.
- 王明树, 王格. 中医典籍《难经》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外国语文, 2023, 39(4):43-51.
- Ni M.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neijing suwen with commentary. Boston: Shambhala, 1995:xv.
- Veith I.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xi.
- Kan L B.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Bull Med Libr Assoc*, 1965, 53(1):60-70.
- Jr E D C. The concept of disease in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 the Discourse on Cold-Damage Disorders (Shang-Han Lun). *J Hist Med Allied Sci*, 1988, 43(1):8-35.
- 张存玉, 陈子杰, 胡丽萍, 等. 5W传播模式下“家”字类中医学术语译介研究. 中国医药导报, 2023, 20(27):129-132.
- 张仲景. 伤寒论.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6:270.
- 毛颖, 刘文怡. 中华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英译问题与对策. 今古文创, 2023, 37:109-111.
- 米鹏. 《伤寒论》《金匱要略方论》外仲景遗方考. 中华医史杂志, 2006, 3:137-141.
- 熊兴江. 《伤寒论》与急危重症——基于CCU重症病例及中西医结合诠释经典条文内涵、经方剂量与六经实质. 中国中药杂志, 2018, 43(12):2413-2430.
- 蔡英文. 论中医的科学性. 中医杂志, 2018, 59(12):991-996.
- 吴海燕, 岳峰. 中医术语“三焦”英译探析. 中国科技术语, 2011, 13(6):21-24.

- 31 程淑范. 中世纪的人与自然. 理论探讨, 1995, 1:109-111.
- 32 Gong C. A retrospective look at 50 years of acupun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Med Acupunct*, 2022, 34(2):83-87.
- 33 Baum M. Concepts of holism in orthodox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lin Med*, 2010, 10(1):37-40.
- 34 Givati A. Performing 'pragmatic holism': Professionalisation and the holistic discourse of non-medically qualified acupuncturists and homeopaths in the United Kingdom. *Health*, 2015, 19(1):34-50.
- 35 Beinfield H, Korngold 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a guide to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2:5.
- 36 Maciocia G.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 a comprehensive text*. Edinburgh: Churchill Livingstone, 2015:xxvi.

Discussion on the Method of Translating Nouns and Terminologies in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s

WANG Haiyan¹, WANG Yanbing^{1,2}

(1.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2.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oston 02215, U.S.A.)

Abstract: To promote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globally, it is essential to standardize and accurately translate the terminology used in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s. Although Chinese medicine translators have made progress in translating the terms found in these classics, misinterpretation to varying degrees has occurred due to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and reasonable translation methods. This has led to a loss of the original essence, making it challenging for non-Chinese readers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CM and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a systematic approach is needed to translate the terminology of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s and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lassic terms. This paper focuses on enhancing the accuracy of TCM terminology and classics by discussing the methods used to translate Chinese medicine terms and terminology. The aim is to create a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that embodies TCM'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while also respecting Wester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hen translating nouns and term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present the spiritual core of Chinese culture more precisely dur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TCM classics and culture abroad.

Keywords: TCM classic terms, Translation, Accuracy, Creativity

(责任编辑: 李青)